

文/片 记者 李静 李岩松

老汉戴助听器来听戏

上午9点半，锣鼓敲响，大幕拉开，好戏上演。
循着声音，记者在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周屋村东头找到了戏台。戏台就搭在一座大桥下，四处杂草丛生，时常有车从桥上轰隆隆经过，但这并不妨碍老乡听戏。
戏台之下，一早就坐满了观众。老乡们三五为伴，提溜着小马扎，戴着帽子，随手薅来一把蒲扇。有人坐在石头上，有人坐在电动车上，还有坐在轮椅上的，甚至有趴在墙头上的。

来得早的老乡占据前排最佳位置，来得晚的也不恼，插空往后坐，向前探着脑袋。看到有趣的地方，三三两两凑近耳朵，还要争论一番。很多老人识不了多少字，但听得津津有味，感觉戏文像在讲自己的故事，跟着笑，跟着哭。

村里唱大戏的消息总是传得又快有远。娄俊是个资深戏迷，家住靳堂乡南朱庄村，距离周屋村有十公里远。他的消息最是灵通，一听到哪里唱戏，他就喊上“粉丝团”，像年轻人奔赴演唱会一般，“组团”赶去听戏，几乎场场不落，风雨无阻。

一直到11点半，上午场结束。离家近的回家吃饭，离家远的老乡干脆就吃早上捎的饭。今年80岁的刘翠云家距离周屋村有50里远，她跟5个戏友开着“老头乐”要1个多小时才能到这里。因为没过足“戏瘾”，一行人到镇上吃碗河南烩面，下午接着回去听戏。

人群中，一个左耳佩戴助听器的老汉格外“扎眼”。老汉佝偻着背，挽着裤管，助听器盒子塞在上衣口袋里。“自打年轻时就喜欢听戏，现在听不清楚，还是喜欢听，缺啥也不能缺戏。”大戏唱完，老汉耳朵里嗡嗡的，余音回响，又能再哼几天。

戏比天大

演员功夫底子硬不硬，老乡的掌声说了算。

戏台上，正唱着《秦香莲后传》的是河南省安阳市青年豫剧团的团长范胜男。水袖一甩，范胜男姗姗走来，引起阵阵掌声。

难以想象如此身段、唱腔的演员，是一位“90后”。范胜男是豫剧崔派传人，师承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宝英的高徒刘爱英。10岁时，范胜男走进艺术学校，开启戏曲之路。

学戏的日子很苦，不过范胜男觉得学戏是一件特别荣幸的事。那时，很多人有不同的声音。范胜男给妈妈写下第一封信：“妈妈，我一定给你争口气，一定让大家知道河南有一个唱戏的妮儿叫范胜男。”

14岁时，范胜男跟着民营剧团走村唱戏。15岁时，她成为主演。2013年，22岁的范胜男跟丈夫刘渊一起组建了剧团。“当时没想到组建剧团会这么难，只是觉得我能站到舞台中央演自己喜欢的角色了。”

10年间，剧团经风历雨，没资金、缺资源、资历浅，难关难过。第一年，剧团好不容易打开局面，逐渐如鱼得水。第二年，用范胜男的话就是，“有点飘了。”戏价便宜的不接，剧团陆续失去台口。范胜男说：“我一直觉得会有更高的舞台，但后来才明白如果进入剧场，



河南村戏，何以声声不息

一场戏连唱三天五六千人围观，场面震撼

河南村戏，真中！这个夏天，火了的不止“村BA”，也不止“村超”，还有河南村戏。在这里，村戏一般连唱三天，一场戏能有五六千人围观，场面震撼。究竟是什么支撑着河南村戏在农村“扎根生长”？它能否留住观众，又能否留住流量？村戏未来又该如何唱下去？记者跟随剧团走村唱戏，从台前到幕后，直击别样“演唱会”。

老百姓就看不到戏了。”慢慢地，剧团才重新走向正轨，真正在农村扎根。

现在戏台不一样的是，他们会在旁边架上手机进行直播。过去三年，剧团面临生存危机，一度到了解散的境地。演诸葛亮的史红涛，今年40岁，是剧团的初创成员。“在剧团10年，经历过风光，也熬过低谷，可以说是五味俱全。”为了养家糊口，他到外地电子厂打工，手里拿着零件，心里想着戏。

范胜男不甘心。“我几乎所有青春都在剧团，眼睁睁看着剧团解散，真的很心疼。”于是，她决定直播，让剧团“活下去”。接到范胜男的电话，史红涛立马辞掉工作，回到了剧团，“我就是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”

直播间一度成为剧团新的舞台，最热闹的时候，直播间同时涌入七八万人。为了生存，剧团在直播中加入带货，却遭遇网友骂声一片。演员们一边流泪，一边唱完了戏。

范胜男说：“开戏就不能停，戏比天大。”

一个帐篷一个家

正值溽热天气，演员在幕后忙得热火朝天。

李刚坐在小板凳上，对着镜子，用油彩在脸上勾勒出“包公”的

脸谱。“包公”的戏服一共四层，中间一层夹袄是为了垫肩，让人物更加挺拔。他将胡须梳理，挂在脸颊上。锣鼓换了节奏，“包公”站到幕布旁候场，那股劲儿瞬间提了起来。戏靴足有10厘米高，“包公”脚步稳健，威风凛凛。

走下台，“包公”早已是大汗淋漓。他脱下湿透的戏服，小心翼翼地挂起来。对于他们来说，这些行头可是“宝贝”。

走村唱戏是剧团的传统。在河南农村，赶大集，逛大会，或者逢谁家有事，就会请戏。这可能也是村里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日子。唱得好，自然有口碑，剧团就会再被请过来。

一场戏唱完，演员们卸掉浓妆，褪去华服，才开始他们戏外的生活。戏台下的辛酸，也只有演员知道。

刘渊是乐队鼓手，还是副团长，操持着剧团的一切生活起居。他请来一位师傅，给大伙做饭。一口大锅支起来，一把面撒进去，香气很快溢出来。“张飞”“周瑜”“诸葛亮”盛上一碗面，吃得有滋有味。

一个帐篷，就是演员的一个“家”。走村唱戏，他们如同搬家一般。这个台口大戏，已经唱了三天。下午在新乡唱完，剧团就要连夜赶到开封唱4天戏，再转到河北演出。

顶风冒雨、风餐露宿、四处奔波，走村唱戏到底为了什么？范胜

男说：“听戏不是刚需，价格也不如往年，但只要有人要听，我们就去唱。”

“野蛮生长”

到达开封，已是深夜，剧团短暂休整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刘渊和“张飞”“宋王”“诸葛亮”开始搭建戏台。

从框架到幕布，再到细节，四个多小时过去，戏台才搭建完成。刘渊说，搭戏台必须得万无一失，它不仅关系到观众的观感，更关系到演员的安全。

河南是戏曲大省。有关部门此前统计，2020年前，民营豫剧团有2000多个，从业者众多，号称“十万豫剧人”。受各种因素影响，目前民营剧团不到1000个。

范胜男说：“民营剧团不能把自己当作业余演员来看待，对自己要求严格，才能对得住观众，才能留得住观众。”

今年，剧团迎来“新生”。尤其这个季节，各个剧团的档期都满满当当。每场演出少则千人，最多的时候一场戏就有五六千人围观。

范胜男明显的感觉是，唱戏的年轻人多了，听戏的年轻人也多了。台下，张明带着孩子来看戏。小孩在人群里钻来钻去，张明把他拦下，讲着戏里的故事。甚至还有在直播间看戏的年轻人，直接“追”到了现场。

很多人说，豫剧的土壤在河南。但范胜男的剧团到省外演出时，现场仍人气爆棚。观众喊着，下次再来。范胜男说：“我们就像野草一样，野蛮生长，生命力顽强，走到哪里都能扎下根。”

一场村戏，看点远不止这些。在外围，炒凉粉的、卖玩具的小商贩瞅准商机摆起摊位，生意红火得很。

每次看到这样的人气儿，范胜男都觉得感动。至于村戏为啥“火”，她没有明确的答案。“老百姓好几年都没正儿八经地听过戏了，每次听戏都挺珍惜，感觉老百姓对戏曲的热爱超出了我们的想象。”

走村唱戏，以后的路怎么走？刘渊说：“我觉得这门艺术传承这么久，不能断送在我们一代人手上。”

到了晚上，大戏开演，现场人山人海。因为天气炎热，电压过低，音箱出现问题，电工急忙赶来“救场”。老乡们围着电工，亮起手电筒，催促电工抓紧抢修。戏台之下，又一个插曲。而现场，观众没有半点要走的样子。

待到一切就绪，好戏继续上演。
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文中刘翠云、张明为化名）



8月11日晚，在河南省开封市洧川镇宋庄村，村戏现场人气爆棚。



戏台如今不一样了，旁边架满手机现场直播。